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六十七 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龎兆懋

法苑珠林卷六十六

唐 釋道世 撰

機辯篇第五十八

述意部

惟夫三藏浩瀚七衆紛綸設教備機煥然通解闇若集則哀切追情聽滅道則喜捨啟悟清詞妙氣鬱若芬蘭峻音宮商開導耳目所以馬鳴抽其幽宗龍樹振其絶

緒提婆析其名數羅漢總其條理並翼贊妙典僝剪外學迷津見衢長夜逢曉繼釋典之高範表師資之訓術屬于斯也可謂盛哉祇園若在鹿苑如見誠未證果趣佛邇也

菩薩部

馬鳴菩薩傳云佛去世後三百餘年（摩耶經六百年）出自東天竺桑歧多國婆羅門種也弱狀奇譽以文談見稱天竺俗法論師文士皆執勝相以表其德馬鳴用其俗法以

利刀冠杖銘其天下智士其有能以一理見屈一文見勝者當以此刀自刎其首常執此刀周遊諸國文論之士莫能抗之者是時韻陀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外道名理無不綜達於是馬鳴詣而候馬見其端坐林下志氣渺然若不可測神色謙退似而可屈遂與言沙門說之敢有所盟要必屈汝我若不勝便刎頸相謝沙門默然容無貟色亦無勝顏如之數四曾無應情馬鳴退自思惟我貟矣彼勝矣彼安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

雖知言者可屈自吾未免於言真可愧耳退謝其屈便欲自刎首沙門止之汝以自刎謝我當隨我意鬀汝周羅為我弟子即以理伏落髮投簪受具足戒坐則文宣佛法遊則闡揚道化作莊嚴佛法諸論百有萬言大行天竺舉世推宗以為造作之式雖復西河之亂孔文身子之疑聖師蔑以過也其後龍樹梁翰之初著論之始未嘗不稽首馬鳴作自歸之偈謙讓憑其冥照以自悟馬令天竺諸王勢士皆為之立廟宗之若佛評有之曰

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傳云有一大士名曰龍樹依傳云佛去世後七百年內出現於世依奘法師傳云西梵正音名為龍猛舊訛畧故曰龍樹佛去世後三百年出現於世壽年七百歲故人錯稱佛滅後七百年出世天聰奇悟事不再問建立法幢摧伏異道託生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豪貴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道因號龍樹少小聰哲才學超世本童子時處在襁褓聞諸梵志誦四韋陁論其典淵博有四萬偈各三十二字皆即照了達其句味弱冠馳名擅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讖及餘道術無不綜練有

友三人天姿竒秀相與議曰天下理義開悟神明洞發幽竒增長智慧若斯之事吾等悉達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有追求好色縱情極欲最是一生上妙快樂宜可共求隱身之藥事若斯果此願必就咸言善哉斯言甚快即至術處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生大憍慢草芥羣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窮博達所不知者唯此賤術若受其方則永見棄且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師資可久即

便各授青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塗眼瞼形當自隱尋受師敎各磨此藥龍樹聞香即便識之分數多少錙銖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足為怪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惜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方和合此藥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即共相將入王後宮宮

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懐姙者衆尋往白王庶免罪咎王聞是已心大不悦此何不祥為怪乃爾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凡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鬼魅入必無其跡人可兵除鬼當祝滅王用其計依法為之見四人跡從門而入時防衛者驟以聞王王將勇士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内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依王而立

於是始悟欲為苦本敗德危身汙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佛塔捨離欲愛出家為道於九十日誦閻浮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讀誦愛樂恭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無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咸皆摧伏請為師範即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慢甚大貢高便欲往復瞿曇門入爾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蚊蝱

比於如來非言能辨無異螢火齊耀日月以須彌山等葶藶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恒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為佛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是龍樹辭窮理屈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塗無量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敷演之開悟後學饒益衆生作是言已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開七寶函以示

諸方等深奥經典無量妙法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
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寶利龍之心念而問之曰汝今看
經為徧未耶龍樹答言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得者
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王問言忉利天上釋提桓因所
有經典倍過此宮百千萬倍諸處比此易可稱數爾時
龍樹既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
足龍知悟道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本甚邪見承事外道
毀謗正法見其龍樹是一切智人共大論師擊難不逮

稽首禮敬剃除鬚髮而就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見王家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日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無數廣開分別摩訶衍義造憂波提舍論十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十萬偈令摩訶衍先宣於世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味深邃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是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樹菩薩所作已辦將去此土問法師云汝今樂我久住世不答曰仁者實不願

也即入闇室經日不現弟子咸怪破户看之遂見其師
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為立廟種種供養敬事如佛焉

羅漢部

如智度論云舍利弗於一切弟子中智慧最為第一如
佛偈說

一切衆生中　唯除佛世尊　欲比舍利弗
智慧及多聞　於十六分中　猶尚不及一

舍利弗智慧多聞年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一切義

是時摩伽陁國有龍王兄弟一名姞利二名阿伽羅降雨以時國無荒年人民感之常以仲春之月大集龍處為設大會作樂談義終此一日自古及今斯集未替此日常法敷四高座一為國王二為太子三為大臣四為論士爾時舍利弗以八歲之身問衆人言此四高座為誰敷之衆人答言為國王太子大臣論士是時舍利弗觀察時人無勝己者便昇論牀結跏趺坐衆人疑怪或謂愚小無知或謂智量過人雖復嘉其神異而猶各懷

自矜恥其年小不自與語皆遣年少傳言問之其答歷旨辭理超絶時諸論師歎未曾有愚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歡喜即命有司封一聚落常以給之王乘象舉振鈴告言宣示一切十六大國無不慶悅如四分律云舍利弗具足四辨一法辨二義辨三詞辨四了了辨若具此辨而外道不伏者無有是處又勝思惟論云菩薩有七種德皆依樂說辨才何等為七一曰種樂說辨才二無滯樂說辨才三堅固樂說辨才四了了樂說辨才五不怯弱樂說辨才六相應樂說辨才七任放樂說辨才此辨地菩薩得是時吉古師子名拘律陁姓大目揵連是舍利弗友二人才智德行互同行則俱

遊住則同止少長繾綣結要始終後俱厭世出家學道作梵志弟子情求道門久而無徵以問於師師名訕闍耶而答之言自我求道彌歷年歲不知道果非其人耶他日師疾舍利弗在頭邊立大目連在足邊立二人喘喘其師將終乃慜而笑二人同心俱問笑意師答之言世俗無眼為恩愛所侵我見金地國王死其大夫人自投火積求同一處而此二人行報各異生處殊絶是時二人筆受師語欲以驗其虛實後有金地商人遠來摩

伽陁國以疏驗之果如師語乃撫然歎曰我昔非其人耶為是師隱我耶二人誓曰若先得甘露要畢相報故

佛本行經云是時舍利弗見馬宿比丘入城乞食城內一切人民各共評論說偈云　巧攝諸根識進止恒靜定含笑出美言此必釋種子　是時舍利弗即請云汝大師德術亦勝汝耶爾時阿濕波踰跋多隋云馬宿即說偈報言　如我對須彌斗跡比大海蚊虻並金翅我與彼亦然　假使聲聞度彼岸成就諸地猶弟子於彼師邊不入數與彼世尊威德別　於是舍利弗復聞說偈云　諸法因緣生亦從因緣滅我佛大沙門常說如是法　舍利弗聞已即得見諦得法眼淨舍利弗既得須陁洹果復向目連亦說是偈目連聞舍利弗說亦得須陁洹果於是舍利弗目連二人將五百眷屬同詣佛所皆得阿羅漢果依四分律及餘經等皆云千二百五十

人至於佛所得阿羅漢果依問論曰何以名舍利弗答曰是母所作字伽陁國是中有大城名王舍城王名頻婆娑羅有婆羅門論師名摩陁羅王以其人善能論故賜封一邑去城不遠是摩陁羅遂有居家婦生一女眼似舍利鳥眼即名此女為舍利次生一男膝骨麤大名拘絺羅秦言大膝既有居家畜養男女所學經書皆已陳故不復業新是時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大論議師字提舍於十八種大經皆悉通利是人入王舍城頭上戴火以銅鍱鍱腹人

問其故便言我所學經書甚多恐腹破裂是故鍱之又問頭上何故戴火答言以大闇故衆人言日日出照明何故言闇答曰闇有二種一者日光不照二者愚癡闇故今雖有日明而愚癡猶黑衆人言汝但未見婆羅門摩陁羅論師汝若見者腹當縮明當闇見婆羅門逕至鼓邊打論議鼓國王聞之問是何人衆臣答言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名提舍是大論師欲求論處故打論鼓王大歡喜即集衆人而告之曰有能難者與之論議摩陁

羅門之自疑我以塵故不復業新不知我今能與論不俯仰而來於道中見二特牛方相牴觸心中作想此牛是我彼牛是彼以此為占知誰勝此牛不如便大愁憂而自念言如此相者我將不如欲入衆時見有母人挾一瓶水正在其前躃地破瓶復作是念是亦不吉甚大不樂既入衆中見彼論師顏貌意色勝相具足自知不如事不獲已與共論議論議既交便墮負處王大歡喜大智明人遠入我國復欲為之封一聚落諸臣議言一

聰明人來便封一邑功臣不賞但寵語論恐非安國全
家之道今摩陁羅論議不如應奪其封以與勝者若更
有勝人復以與之王用其言即奪與彼人是時摩陁羅
語提舍言汝是聰明人我以女妻汝男兒相累今欲遠
出他國以求本志提舍納其女為婦其婦懷妊夢見一
人身被甲冑手執金剛杵摧諸山而在大山邊立覺已
白其夫言我夢如是提舍言汝當生男摧伏一切諸論
議師唯不勝一人當與作弟子舍利懷妊以其子故母

亦聰明大能論議其弟拘絺羅與姊談論每屈不如知所懷子必大智慧未生如是何況出生即捨家學問至南天竺不剪指爪讀十八種經書令皆通利是故時人名為長爪梵子姊子既生七日之後裹以白氎以示其父其父思惟我名提舍逐我名字字為憂波提舍憂波秦言逐提舍是星名是為父母作字眾人以其舍利所生皆共名之為舍利弗弗言子也又舍利弗者世世本願於釋迦佛所作智慧第一弟子字舍利弗是為本願因緣以名舍利弗

問曰若爾者何以不言憂波提舍但言舍利弗答曰時人貴重其母於衆女人中聰明第一以是因緣故稱舍利弗又佛本行經云佛於舍婆城於其中間有一大樹名尸奢波其樹陰下多有一切諸婆羅門止息其下諸婆羅門遥見阿難來欲到邊各相告言汝輩當知此是沙門瞿曇弟子於諸聰明多聞之中最第一者作是語已阿難便至白言仁者今請觀此樹合有幾葉爾時阿難觀其樹已而報彼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

如是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千千葉作是語已遂即捨去爾時彼諸婆羅門輩阿難去後取百數葉隱藏一邊阿難迴已諸婆羅門於是復問仁者阿難汝復來耶乞更觀此樹有幾多葉爾時阿難仰觀樹已即知婆羅門等所摘藏葉若干百數便即報彼婆羅門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千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千千葉作是語已便即過去爾時彼等婆羅門輩生希有心未曾有之各相謂言此

之沙門甚大聰明有大智慧諸婆羅門以此因緣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後不久悉各出家成羅漢果略述一二餘備

經文頌曰

樞機巧對辯　善誘令心伏　八水潤焦芽
三明啟瞖目　來問各不同　訓答皆芬郁
冀捨四龍驚　亦除二鼠逼　意樹發空華
心蓮吐輕馥　喻此滄海變　譬彼庵羅熟
妙智方縟錦　詞深同霧縠　善學乖梵爪

真言異鍱腹

感應緣（略引四驗）

秦太守趙正

晉沙門釋僧叡

晉沙門支孝龍

晉沙門康僧淵

秦符堅臣武威太守趙正立志忠正大弘佛法符

堅初敗羣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得傳譯

大部蓋由趙正之力矣又有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至十八為偽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謂閹人然而性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符堅末年寵惑鮮卑惰於治政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

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頗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

晉長安有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博通經論機辯難及姚興姚嵩特加禮遇興問嵩曰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

之松栢興勑見之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窪流含吐彬蔚
興大賞悦即勑給俸卹使力人轝興後謂嵩曰此乃四
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栢也於是美轝遐布遠近歸德
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翻正法華經至受決品
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
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
實然其領標出皆此類也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
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

著大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歛弘讚經法常迴此業願生安養於是臨終之日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牀面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煙從歛房出春秋六十七矣

晉沙門有支孝龍淮陽人少小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無人能抗陳留阮瞻頴川庾凱並結知音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宗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披綾羅龍曰抱一以

逍遥唯寂以致誠翦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逾貴無心於足而逾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故孫綽為之贊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桓桓孝龍剋邁高廣物竟宗歸人思効仰雲泉彌漫蘭風肸蠁

晉康僧淵本西域人至於長安貌雖胡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

尾行每値名賔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淵亦機辯逾過於暢時瑯耶王茂弘以見淵鼻高眼深每戲弄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為名答

愚戇篇第五十九

述意部

夫愚惷者是衆病之本障道之源致使昏滯三有沉溺

四流六情常閉三毒恒開閉者口爽發語成狂洪癡不得振其翼名愛不得逞其足採善心於毫芒狀凶頑於虎口魚魯不辨菽麥何知愚惑之甚罪莫大焉

般陁部

如善見律云般陁者此言路邊生何以故般陁母本是大富長者家女長者唯有此一女憐愛甚重作七層樓安置此女遣一奴子供給所須奴子長大便與私通即共奴籌量我今共汝叛往餘國如是三問奴子奴子言

不能去女語奴言汝若不去我父母知必當殺汝奴答
言我若往他方貧無財寶云何生活女語奴言汝隨我
去我當偷取珍寶共汝將去奴答言若汝是者我共汝
去此女日日偷取珍寶與奴將出在外藏舉計得二人
重已遣奴前出在外共期此女便假著婢服反鑰戶而
出共奴相隨遠到他國安處住止一二年中即懷胎欲
產心自念言我今在此若產無人料理思念憶母欲得
還家共壻籌量奴壻不去云何得歸必當殺我壻入山

斫樵不在於後閉户而去壻還不見其婦即問比隣見
我婦不答言汝婦已去其夫即逐至半路及其婦已生
一男兒夫語婦言汝為欲產故去汝今已產何須去耶
婦聞即還其後未久以復懷胎欲產復叛至半路中復
生一男其壻追逐半路共還其二兒並於路邊生故便
字為般陁般陁兄弟與諸同類共戲二兒力大打諸同
類同類罵言汝無六親眷屬孤單在此何敢打我兒聞
此呵還家啼泣問母此事其母默然不答其兒啼哭不

肯飲食母見不食慈念二兒便語其壻二人聞已便語母言送我外家不能住此其母不許二兒啼泣不已母共壻籌量即共往送到已門外遣人通知父母聞已答言便二兒入汝不須相見長者即遣人迎二兒入入已以香湯洗浴著衣纓絡抱取二兒置兩膝上問言汝母在他方云何生活不甚貧乏耶二兒答言他方貧窮賣樵自活母聞慈念即以囊盛金遣送與女語言汝留二兒我自養活汝將此金還先住處好自生活不須與我

相見二兒年大為其取婦翁婆年老臨欲終時以其家
業悉付二兒其翁婆命終其兄以家事付弟出家出家
不久即得羅漢其弟厭俗後往兄所求欲出家兄即度
之兄教一偈四月不得忘前失後兄呵念言此人於佛
法無緣當遣還家即牽袈裟驅令出門門外啼哭不欲
還家爾時世尊以天眼觀看衆生見周羅般陁應可度
緣往至其所問何以啼般陁具答世尊兄驅因緣佛知
非聲聞能度是以牽出世尊安慰其心即以少許白氎

與周羅般陁汝掘此氎向日而帑當作是念取垢取垢

世尊教已即入聚落受毗舍佉母請世尊臨中觀般陁

將得道果即說偈言

入寂者歡喜　見法得安樂　先無恚最樂

不害於衆生　世間無欲樂　出離於愛欲

若調伏我慢　是為第一樂

爾時周羅般陁遥聞此偈即得阿羅漢果又增一阿含

經云朱利般特佛教執掃箒令誦誦掃忘箒誦箒忘掃

乃經數日始得掃箒更名除垢般特思言灰土瓦石若除即清淨也結縛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慧箒掃除諸結縛又新婆沙論云兄授伽陁一偈經四月誦不得兄呵擯出爾時世尊見啼愍之即以神力轉彼所誦伽陁更為授之尋時誦得過四月所用功勞復別授以除塵垢頌而語之言今日苾芻從外來者汝皆可為拭革屣上所有塵垢小路敬諾如敎奉行至日暮時有一苾芻革屣極為塵垢所著小路拭之一隻極淨一隻若拭

而不能淨即作是念外物塵垢暫時染著猶不可淨況內貪欲瞋癡等垢長夜染心何由能淨作是念時彼不淨觀及持息念便現在前次第即得阿羅漢果問小路何縁如此闇鈍答尊者小路於昔迦葉波佛法中具足受持彼佛三藏由法慳垢覆蔽其心曾不為他受文解義及理廢忘由彼業故今得如是極闇鈍果有說彼尊者曾於婆羅痆斯城作販猪人縛五百猪口運至船上渡至彼岸及下船時氣不通故猪已死由彼業力如是

闇鈍有說彼尊者昔餘生中曾閉閑塞瞿陁獸窟門令
不得出在中而死由彼業故闇鈍如是又處處經云佛
言昔者朱利般特比丘學問經於二十四年唯得五言
然解垢不憂何以故由本宿命更見五百佛悉通知衆
經但由閉藏經道不肯教人後被病二十四日臨死時
乃悔呼人教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何况乃具足教人
得福不可計也又法句經云佛在世時有一比丘字朱
利般特新作出家禀性暗塞佛令五百阿羅漢日日教

之三年之中不得一偈國中四輩並知愚冥佛愍傷之
授與一偈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汝今年
老方得一偈人皆知之不足為奇今當為汝解說其義
豁然心開得阿羅漢道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正殿
會佛欲現般特威神與鉢令持隨後而行門士識之留
不聽入卿為沙門一偈不可受請何為吾是俗人由尚
知偈豈况沙門無有智慧施卿無益不須入門般特即
住門外佛坐殿上行水已畢般特擎鉢申臂遥以授佛

王及羣臣夫人太子衆會四輩見臂來入不見其形怪而問佛是何人臂佛言是賢者般特比丘臂也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聞尊者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得道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爲上賢者般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寂淨如天金雖復多學不行徒喪識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同聞此偈二百比丘得阿羅漢道王及羣臣夫人太子莫不歡喜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老比丘名摩訶盧為人暗塞五百道人傳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偈衆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勅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自念言我生世

閉暗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為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佛以道眼遙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咄比丘何為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訶曰勿得作是且聽我言汝往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輕慢衆人悋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暗鈍但當自責何為自賤於是世尊現神光像為說偈言

自愛身者　慎護所守　希望欲解

學正不寐　身為第一　當自勉學
利乃誨人　不倦則智　學先自正
然後正人　調身入慧　必還為上
身不能利　安能利人　心調體正
何願不至　本我所造　後我自受
為惡自受　如剛鑽珠

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相悲喜悚慄稽首佛足思惟
偈義即入定意得阿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藏

衆經即貫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上坐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為說經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受佛教徑入王宮在於上坐衆人心恚怪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呵譴念其愚癡不曉達嚫心為之疲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為達嚫音如雷震清詞雨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羣臣百官皆得須陁洹道

雜癡部凡一十三段

打蚊

十誦律云佛為諸比丘說本生經云過去有禿頭染衣人共兒持衣詣水邉浣衣已絞曬持歸爾時大熱眼闇道中見一樹便以衣囊枕頭下睡有蚊子來飲其頭血兒見巳父疲極睡卧便發惡罵云是弊惡婢兒蚊子何以來飲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蚊子蚊子飛去棒著父頭即死時此樹神便說偈言

寧與智者讐　不與無智親　愚為父害蚊

蚊去破父頭

打蠅

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即為沙彌共父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其父推父墮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卧多有飛蠅數來惱觸父令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殺其兒亦非惡意今還相報

救月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獮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獮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獮猴主言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獮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連獮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獮猴墮井水中爾時樹神便說偈言

是等騃榛獸　癡衆共相隨　坐自生苦惱
何能救出月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主者今提婆達多是爾時獼猴者今六羣比丘是爾時已曾更相隨順受諸苦惱今復如是
妬影
雜譬喻經云夫婦二人向蔔蔔酒甕內欲取酒夫妻兩人互見人影二人相妬謂甕內藏人二人相打至死不

休時有道人為打破甕酒盡了無二人意解知影懷愧比丘為說法要夫婦俱得阿惟越致佛以為喻見影鬬者譬三界人不識五陰四大苦空身有三毒生死不絶

分衣

十誦律云佛在憍薩羅國與大比丘僧安居有兩老比丘夏罷得多施物自念人少物多不敢分之恐其得罪跋難陁比丘知往與分問二比丘言汝得衣分未耶答未分二老比丘問言汝能分不答言能是中應作羯磨

即持衣物來置其前難陁分作三聚是二比丘閘著一聚自向二聚衣閘立言汝聽作羯磨

汝二人一聚　如是汝有三　兩聚并及我

如是我有三

問是羯磨好不答言好跋難陁擔衣欲去彼比丘言大德上座我等衣物未分跋難陁言與汝分知法人應與一好衣彼言當與跋難陁是聚中取大價衣著一處餘分作二分與已擔去諸比丘聞已白佛佛廣呵責已告

諸比丘是跋難陀非但今世奪前世亦奪乃過去世一河曲中有二狙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二狙守之有野干來飲水見狙語言外甥是中作何等狙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不能分汝能分不野干言能是中說偈分作三分即問狙言汝誰喜入淺答言是某狙誰喜入深答言是某狙野干言汝聽我說偈

入淺應與尾　入深應與頭　中間身肉分

應與知法者

野干銜魚身來雌者說偈

汝何處銜來　滿口河中得　如是無頭尾
鯉魚好肉食

雄野干說偈言

人有相言擊　不知分別法　能知分別者
如官藏所得　無頭尾鯉魚　是故我得食

佛語諸比丘時二狙者二老比丘是野干者跋難陁是
是跋難陁前世曾奪今世復奪

造樓

百喻經云往昔愚人痴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即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於彼云何不造即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語言今為我造木匠即便經地壘墼作樓愚人見壘語木匠言我不欲下二重先為作最上屋木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造彼第二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屋愚人固言我不用下二必為我作上時人聞已便

生怪笑譬如世尊四輩弟子不勤修敬三寶懶惰懈怠欲求道果不欲下三果唯欲得第四阿羅漢果亦為時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無有異不依三乘次第先學大乘亦復如是故佛藏經云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者非佛弟子

磨刀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貧窮困苦為王作事日月經久身體羸瘦王見憐愍賜一死駝貧人得已即便剝皮嫌刀鈍故求石欲磨乃於樓上得一磨石磨刀令利來下而

剥如是數數往來磨刀後轉苦憚不能上樓懸駮上樓就石磨刀深為人笑猶如愚人毁破禁戒多取錢財以用修福望得生天反得其殃如懸駱駝上樓磨刀用功甚多所得甚少

賣香

百喻經云昔有長者入海取沉水香積有年載方得一車詣市賣之以其貴故卒無買者多日不售心生疲厭見人賣炭時得速售便燒作炭不得半車價直世閒愚

人亦復如是無量方便勤求佛果以其難得便生退心不如發心求聲聞果速斷生死作阿羅漢

賭餅

百喻經云昔者夫婦有三憣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憣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既作要已為一餅故各不敢語須臾有賊入家偷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畀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賊見不語即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

其夫言云何癡人為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世人聞之無不嗤笑凡夫之人亦復如是為小名利詐現靜默為虚假煩惱種種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遂墮三塗都不怖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嬉戲雖遭大苦不以為患如彼愚人等無有異

畏婦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娉取二婦若近其一為一所瞋不

能裁斷便在二婦中間正身仰卧值天大雨屋舍霖漏水土俱下墮其眼中以先有要不敢起避遂令二目俱失其明世間凡夫亦復如是親近邪友習行非法造作結業墮三惡道長處生死喪智慧眼如彼愚夫為其二婦故二眼俱失

唵米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擣米便往其所偷米唵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羞其

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即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状似石癰以刀決之可得瘥耳即便以刀決破其口米從中出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戒覆蔵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吐米以刀決口乃顯其過

効驢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言云何得之有
人語言若欲得意王形相汝當效之此人見王眼瞤便
效王瞤王問之言汝為病耶為著風耶何以眼瞤其人
答王我不病眼亦不著風欲得王意見王眼瞤故效王
也王聞是語即大瞋恚使人加害擯令出國世人亦爾
於佛法中欲得親近求其善法以自增長既得親近不
解如來法王為衆生故種種方便現其短闕便生譏毀
效其不是由是之故於佛法中永失其善墮於三惡如

彼効王亦復如是

怖樹

百喻經云譬如野干在於樹下風吹枝折墮其脊上即便閉目不欲看樹捨棄而走到于露地乃至日暮亦不肯來遥見風吹大樹枝柯動揺上下便言喚我還來樹下愚癡弟子亦復如是已得出家得近師長以小呵責即便逃走復於後時遇惡知識惱亂不已方還所去如是去來是為愚惑頌曰

愛網結心闇　貪癡背智明　雖蒙慧炬照
愚昧猶自盲　頑戇恒不覺　慧種未開萌
自非慕高友　何得悟神英

法苑珠林卷六十六

音釋

刎武粉切割也　鬀他計切與剃同　錙銖錙莊持切六銖曰錙銖音殊十黍重曰銖　葶藶葶音亭藶音歷葶藶草名　赧乃板切面慙面赤也　繾綣繾詰戰切綣區願切繾綣不分離貌　鍱弋涉切　牴典禮切觸也　閹衣廉切宦人也　犖力角切犖犖超絕也　嘲陟交切言相調也　肸黑乙切蠁布也　惷陟降切愚也　譴詰戰切責也　達嚫梵語也此云財施嚫初覲切　騃語駭切癡也　狙且余切玃屬　嗤處脂切笑也　⿰目需殊倫切與瞤同

法苑珠林卷六十七

唐 釋道世 撰

詐偽篇第六十

述意部

夫至道無隔貴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聾但敎流末代人法訛替或憑真以構偽或飾虛以詐真良由人懷邪正故法通真俗名利

既侵則我人逾盛現親尚無附之況元來疎薄故難交友故經曰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部

如雜寶藏經云一切奸猾諂偽詐惑外狀似直內懷奸私是故智者應察真偽為如往昔有婆羅門其年既老耽娶小婦婦嫌夫老傍婬不已勸夫設會請諸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妄不肯延致前婦之子墮於火中爾時少婦眼看不捉婆羅門言兒今墮火何故不捉婦即答

言我自少來唯近巳夫不近餘男云何令我捉此男子
老夫聞巳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羅門爾時少婦便
共交通老夫見巳心懷忿恨即取寶物棄婦而去於其
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為伴至暮共宿明旦前行語老
婆羅門言於昨宿處有一草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
侵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人爾且停住待我往還老婆
羅門深信其言倍生愛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偃
卧良久乃還葉云歸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即以寶物

而用寄之此人尋後齋寶便走老婆羅門見偷巳物悵彼不巳小復前行憩一樹下見一鸛雀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住止爾時諸鳥皆信其言而來聚集時此鸛雀趣鳥飛後就他巢窠啄卵而食諸鳥將至更復銜草諸鳥知諂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身被衲衣安行徐步口云去去衆生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並行口唱去去外道答言我出家人憐愍一切畏傷蟲蟻是故耳爾

時婆羅門見其此語深生篤信尋至其家於其暮宿但聞歌舞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道住室有一地孔內出婦女與共交歡彈琴舞戲老婆羅門見巳天下萬物無一可信故說偈言

不捉他男子　以草還主人　鸐雀詐銜草

外道畏蟲傷　口言唱去去　如是詐諂僞

都無可信者　來苦實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迴曲　一切叢林

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　必有諂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樂

詐毒部

如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縁欲得殺佛然

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咒術和合毒藥

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巳頭上

即便悶絶躃地欲死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提婆

達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為說實語我從菩薩成佛已來於提婆達多常生慈悲無有惡心者毒當自滅作自語已毒即消滅諸比丘言希有世尊提婆達多恒起惡心於如來如來云何猶故治之佛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爾即問佛言惡心於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羅柰城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恒作惡行好為讒構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即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

而言如此賢人實無過罪云何拘縛第二惡意刼王庫
藏反著斯那王亦不信王言捉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
斷之斯那即教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便走向
毗提醯王所作一寶篋盛二惡蛇其毒具足令毗提醯
王遣使送與彼國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示餘人王
見寶篋極以嚴飾心大歡喜即喚斯那欲共發看斯那
答言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自食何以故
彼有惡人或能以惡來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慇懃三

諫王不用語復白王言不用臣語王自看之臣不能看王即發看兩眼盲冥不見於物斯那憂苦愁悴欲死遣人四出徧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治王眼平復如故爾時王者舍利弗是爾時斯那者我身是爾時惡意者提婆達多是也

詐貴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迦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為國王師常敎學五

百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呵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説法言盡能憶持此一時共諸童小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語此國師言我是波羅奈國王師弗盧醯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法師答言可爾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令復重聞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即令教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王家是師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即告之曰耶若達多當用我語汝莫還國我今

以女妻汝答言從教共作生活家漸豐樂耶若達多為
人難可婦為作食恒瞋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有
行人從波羅㮈國來者當從彼受飲食法然後供養夫
主彼弗盧醯婆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呵
逃在他國當往捉來或可得直便詣彼國時奴與諸門
徒詣園遊戲在於中路遙見本主即便驚怖密語門徒
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到主前頭面禮足白
其主言我來此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大

學經典與女為婦願尊今日勿彰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即答言汝實我兒但早發遣奴即將主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為辦種種飲食奉食訖已伺小空閑密禮婆羅門足而問之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噉常如先法為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即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發遣我我臨去時敎汝一偈使夫無言女聞歡喜辭出而退即語夫言尊婆

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即念言如婦所説宜應早
遣莫令久住恐言漏失損我不少便大與財物敎婦作
食自行供之夫爲曹主求伴不在婦奉食訖禮足辭別
請求先偈即敎偈言

無親遊他方　欺誑天下人　麤食是常食
細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背面微誦
令其得聞作是敎已便還本國是奴送主去已每至食

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夫聞是偈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發我瞋穢從是已後常作輭語求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隂私佛告諸比丘時本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即我身是時奴迦羅呵者今闡陀比丘是彼於爾時已曾恃我凌他今復如是恃我勢力陵易他人

詐怖部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衆生愚癡不識親疏

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故隨墮三塗受無量苦譬
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頻來恐惱
道人故諸道人皆捨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
此室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
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為我能伏之
即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維那亦令在此房
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為我當伏之
先入者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闇打門求入先入者

謂為是鬼不為開戶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內僧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打至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各相愧謝衆人雲集笑而怪之衆生亦復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鬬諍橫加毒害若披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衆生言汝等莫於根本空中鬬諍人身尚不可得何況值佛

詐畜部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

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已便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憂苦無人可救唯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河魚捨鷹捨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何太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又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飢行求食徧歷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尅責我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不如

守齋住還山林自於窟穴咒願言使一切衆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至齋日月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破戒到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為奇特人尚無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虛實釋即變身化為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羣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不獲今暫守齋餚饍自來厨供已到但當食已然後守齋即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奔

走狼便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為狗方口耽耳反來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劣乃得免還至窟中便作是念我欲食彼反欲噉我爾時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飢悶眼花謂為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更諦觀看耳角尾真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奔逐垂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反欲見噉時天帝釋即於狼前化為羔子鳴羣喚母狼便瞋言汝作

肉段我尚不出況為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作羊羔於狼前住狼便說偈言

若真實是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使為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羔羊子
而作嗅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慓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剎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専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一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復逢一狐又欲殺之問答如上亦

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羣狐伏一切象復以
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為王既
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為獸中王不應以獸為婦便乘
白象率諸羣獸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百千帀王遣使
問汝諸羣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
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羣臣共
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
我有象馬彼有師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為

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聦叡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羣獸各各散走王即問言何計將兵馬出大臣答言王但尅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勅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尅期共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落于地於

是羣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憍慢感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領統於徒衆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號

爾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聰叡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調達是諸比丘調達往昔詐得眷屬今亦如是故佛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共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昔有一河名波利耶多隋言彼節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鬘師其人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黿從水而出至花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歷蹋壞其花時彼園主見黿壞花園主即捉置於一筐篋中將欲殺食彼黿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即向園主而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花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浄　恐畏汙汝篋及花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鼈善言教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汙我之花篋作是念已即手執鼈將向水所欲洗鼈身是時彼人即提鼈出置於石上抄水欲洗是時彼鼈出大筋力忽投没水時花鬘師見鼈没水作如是言竒哉是鼈乃能如是誑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鼈使令出水時華鬘師即向彼鼈而說偈言

賢黿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舊甚衆多
我作花鬘繫汝咽　恣汝歸家作喜樂
爾時彼黿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誑我彼師毋愚著
牀其姊採花造鬘欲賣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誑我
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黿向花鬘師而說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味食
汝至家内作是語　黿肉煮巳脂糂頭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時入水黿者我

身是也花鬘師者魔波旬是其於爾時欲誑惑於我而不能著今復欲誑何由可得又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於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忽然思欲獼猴心食以是因緣其身羸瘦痿黄宛轉戰慄不安時彼特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顔色見巳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聞汝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牸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隨心願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

假說夫復答言汝但說看若可得理我當方便會覔令

得婦即語言我今意思獼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

汝所須者此事甚難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猴在山樹何

由可得婦言奈何若不得是物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

取命終是時其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

求去若成此事深不可言則我與汝並皆慶快爾時彼

虬即從海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

羅隋言水顒時彼樹上有一大獼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

時彼虬既見獼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漸漸到於樹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語言問訊獼猴善哉善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甚辛懃受苦惱耶求食易得無疲惓不獼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於苦惱虬復重更語獼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噉獼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噉其子是時虬復語獼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喜徧滿身體不能自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敬汝取我語何須住此又復此樹子

少無多云何乃能此處願樂汝可下來隨逐於我我當將汝度海彼岸別有大林種種諸樹花果豐饒獼猴聞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水深廣甚難越度云何堪度是時彼虬報獼猴言我背負汝將度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背上爾時獼猴心無定故狹劣愚癡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欲隨虬去其虬內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即欲相將至自居處及獼猴俱沒於水獼猴問虬言善友何故忽沒於水虬即報言我婦懷

妊彼如是思欲汝心食以是因緣我將汝來爾時獼猴作如是念嗚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滅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念我須誑虬作是念已而語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留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今須汝心我於當時即將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爾時彼虬聞獼猴語已二俱還出獼猴見虬欲出水岸是時獼猴努力奮迅捷疾跳躑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

上彼優曇大樹之上其虬在下少時停待見猴淹遲不
下而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於我家
獼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獼猴經久不下而說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已　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樹

爾時獼猴作是思惟此虬無智即說偈言

汝虬計挍雖能寬　而心智慮甚狹劣
汝但審諦自思忖　一切衆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子豐饒　及諸菴羅等妙果

我今意實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獼猴者我身是也彼虬者魔波旬是於時猶尚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復欲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處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烏梟共相怨憎烏待晝日知梟無見踰殺羣梟散食其肉梟便於夜知烏眼闇復啄羣烏開罩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有一智烏語衆烏

言已為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宜作方便
殄覆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其不爾終為所敗衆
烏答言當作何方得滅讐賊智烏答言爾等衆烏拔我
毛羽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殄覆即如其言憔悴形容
向梟穴外而自悲鳴聞其聲已便言今爾何故破傷來
至我所烏語梟言衆烏讐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
怨惡時梟憐愍遂便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
復烏作微計銜乾樹枝并諸草木著諸穴中似如報恩

梟語烏言何用是爲烏即答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爲爾默然不答而烏於是即求守孔穴作給使令用報恩時會暴雪寒風猛盛衆梟率爾來集孔中烏得其便尋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梟孔衆梟一時於孔焚滅爾時諸天説偈言曰

諸有宿嫌處　不應生體信　如烏詐託善

焚滅衆梟身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爲孔雀王從妻五百棄其舊

匹欲娶青雀為妻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為妻曰
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為藥寤
已啟聞王令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娉以
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
雀在常食處即以蜜麨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
射師以蜜麨塗身踞坐而俟孔雀取麨人應手獲之馬
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為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為無盡之
寶子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斤金妻以季女

豈信汝言乎冠以送獻汝矣孔雀見王曰大王懐仁潤
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咒服之疾瘳矣若
其無効受罪不晚王順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
煒曄宫人皆然舉國歎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
之壽孔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咒其水率土黎民
衆疾可瘳若有疑妄願以杖捶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
之國人飲水並皆得力聾聽盲視瘖語躄伸衆疾皆然
夫人疾除國人並得無病無無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

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

王曰可爾雀即翔飛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

三耶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

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為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吾

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為狂

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之言捨

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偽之欺望季女之妻

覩世狂愚皆斯類矣損佛真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樂

淫亂或度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為人猶無羽之鳥欲飛升天豈不難哉婬婦之妖蠱喻彼魅魑靡不由之亡國危身而愚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為獵者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放之王始欲殺吾以肉療夫人疾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舍利弗是也獵者調達是也夫人者調

達婦是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雜寶藏經云

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花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

鸛雀在于池中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

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鵠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軟　欺誑於世間

誰不知諂誑

鸛鵲語言何為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鵠答言我知汝

諂誑終不親善汝欲知爾時鵠者即我身是也爾時鸛

鶡者今提婆達多是也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雞王多將雞衆而隨從之雞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雞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噉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中有一猫子聞彼有雞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行低視而語雞言我為汝婦汝為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雞說偈言

猫子黄眼愚小物　觸事懷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爾時雞者我身是也爾時猫者提婆達多是也昔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亦復欲誘誑我索我徒衆頌曰

姧情詐癡　今信匪疑　僞現依附

虛誑來隨　外親内損　夙夜侵移

久共同住　方覺相欺

惰慢篇第六十一

述意部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者多其事畧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脂肥濃為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火擁之然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勞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勢微則質重是以思之則之實由勤功而悟道惰之慢之良由貪聲色而障聖所以

釋氏震法鼓於鹿苑夫子揚德音於鄒魯尚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昇也

引證部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得戒餘四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深重不能得戒如昔一時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忉利天以問耆婆正值諸天入歡喜園爾時目連在于路側立待一切諸天無顧看者唯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過目連自念

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禮目連足目連種種因緣呵責耆婆答目連曰以我人中為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頗見諸天有爾者不有時目連勸解釋提桓因佛世難值何不數數相近諮受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遣使勑一天子令來反覆三喚猶故不來後不應已而來帝釋白目連曰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妓樂以自娛樂以染欲情深雖復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來況作天

主種種宮觀無數天女須食自然百味百千妓樂以自娛樂視東忘西雖知佛世難遇正法難聞而以染樂纒縛不得自在知復如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比欝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以福報障并愚癡故不受聖法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羣比丘自身在下請法人在高而為說法以慢法故佛呵責之佛語比丘往昔波羅柰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妊思菴羅果語其壻言我思菴羅果君為我覔其夫答言此非

果時我云何得婦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婦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我當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菴婆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為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事應合死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我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為婦故而偷王果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座而聽說法婆羅門為

貪利養故自在下座為王説法我今三人相與無法我令得脱即便下樹往至王前而説偈言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教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為是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為以名利故　毀碎汝家法

王聞此偈怒偷果人罪我為凡時尚見非法况今成佛汝諸弟子為下人説法時偷果人者我身是也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

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賊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阿羅漢而以薄福乞食難得他日持鉢入城乞食徧不能得到白象廄見王供象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有罪過象即感信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覓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術令王白象病不能食那答曰此象是我先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弟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

不持戒不學問以其不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具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果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不同雖值佛世猶故飢渴又百喻經云昔外國節度之日一切婦女盡持優鉢羅華以為鬘飾有一貧人其婦語言爾若能得優鉢羅華來與我為爾作妻若不能得我捨爾去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即入王池作鴛鴦鳴偷優鉢羅華時守池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誰而此貧人失口

答言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詣王所而於中道復更和聲作鴛鴦鳴守池者言爾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衆惡業不習心行使令調善臨命終時方言今我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王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鴛鴦鳴又百喻經云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脚蹋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蹋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蹋却欲唾之時我當先蹋於是長

者正欲咳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脚蹋長者口破脣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蹋我脣口愚人具答所由故唾未出舉脚先蹋望得汝意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强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頌曰

惰學迷三教　問者不知一　合夢不結核

敷花何得實　徒生高慢心　陵他非好果

墜落於闇道　關閉牢深密　一入百千年

萬億苦切逼　對苦悔無知　方由惰慢槁

聖人善取譬　愚智須明律　英雄慢法時

焉知悔今日

感應緣略引八驗

晉抵世常奉法驗

莊子驗

列女傳驗

文子驗

孫卿子驗

鹽鐵論驗

晉平公驗

論衡驗

晉抵世常至晉太康中有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綱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頑陋衣弊足泥常遂作禮命奴洗足僧曰恒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

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竒香芬氲一月留宅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撮囊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嘗行得遺金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慚棄金於野速尋師而學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言

不知學問之大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動靜小人學出乎口入乎耳耳目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氷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西施澤沓不能加嫫母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

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

論衡曰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也

法苑珠林卷六十七